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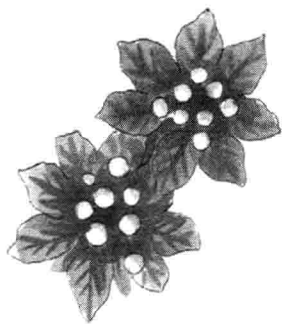
花冠集 H 0 7 6

清零重来

- ① 清零重来 上册
- ② 清零重来 中册
- ③ 清零重来 下册

小白龟的猫 著





花冠集
Corolla 冠集
gathers

花冠集

精致典雅 绝美隽永

丝丝入扣 令人咏叹

在罗曼史的世界里

我们由衷盼望

悉心培育的新书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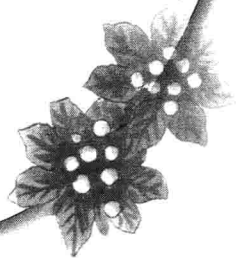
能够成为令人回味无穷的

爱情花冠集

浪漫

花冠

邀您共赏



CONTENTS

目 录

- 清零重来_(上)----- 1
- 清零重来_(中)----- 101
- 清零重来_(下)----- 201

致“花”迷

花冠首本特刊——“2005年冬季号”上市以来，得到了广大“花”迷的关注与支持。在此非常感谢大家！

“2006年春季号”即将上市，我们在“冬季号”的基础上对印刷与编排作了调整，同时，每册配送神秘礼物一份。因限量印刷，请“花”迷提前去销售商处预订。

小羽编编
2006.2

清零重来

上册

他是禀赋过人，天才过人，聪明过人
没错——不过那是指在心脑科手术方
面，跟灵异现象没有半点相关啊！
灵魂错置这档子事怎么会发生在他的
身上？错置就算了，偏偏还进入到
美其名曰纤细美少年，俗称娘娘腔
的孱弱身躯里……恁！这让他怎么见人
啊！为得回自己的身躯，他不得不伤
装成自己的好友，成为照顾自己躯体的
看护；然而，当看见好哥们儿们方
言轻轻抚着那具没有灵魂的身体，或
沉默，或轻声细语的看护着名为

「林广宏」的身躯，他开始困惑了——



第一章

这感觉真是要人命，我简直不想醒过来。可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我鼻子下放那该死的嗅盐，这东西实在是刺激过头。一边呕吐一边清醒过来的痛苦简直可以评选为新满清十大酷刑之一。

嗅盐的味道十分刺鼻，却无法掩盖那更让人恶心的酸臭味。

同时闻着这两种滋味的我，真想就这么再次晕过去。

是谁用这种方法对待我？绝对不能轻饶。

喘了两口气，胸口闷得像被人压了两块大石头，四肢软得像是被女人榨干了一般。哎，被女人榨干至少还有爽到，现在这感觉，可不好受。

眼皮似乎是被人用胶水黏住了，怎么也睁不开；头顶上的神经则像昨晚酒吧里的艳舞女郎，在脑子里大跳钢管舞，抽得我头都快爆了。

后脑勺传来冰冷的感觉，我觉得自己可能是直接躺在地面上，还湿湿的，似乎有积水。

难道是昨晚我没回家，直接睡路上了？

不可能。混完吧后，我是和方言青一起上车的。他不可能那么大胆子，将我丢在路上。

“啪啪”几声，脸颊上的刺痛告诉我，有人在打我耳光。

勉强将眼皮裂开一条小缝，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。

“嗯……”

怎么这种声音？低得像蚊子，软得像女人，反正就不是我该有的声音。

“广珺，你醒醒。”有个陌生的声音在叫。

广珺？谁啊？叫什么叫！



抬起手臂就是一巴掌甩过去。吵死人了，吵到你大爷我就要你死。

“广琏。”手被人一把抓住，陌生的声音里多了一丝不耐。

我将眼睛睁得更大些，想看清楚是哪个不要命的，胆大包天，敢拦大爷我的耳刮子。

耶？是个不认识的男人……穿的倒还人模人样，就不晓得他还能不能做的成人，敢惹到我。

男人察觉到我已经清醒了过来，一把将我从地上捞起。我这六十八公斤，一米八的个头，捞得还挺轻松，身手行嘛。

躺在他的怀里，我垂着脑袋打量四周。

这是个狭小的浴室，只有些简单的卫浴设施，连浴缸也没有。说到浴缸，最欣赏方言青那套小别墅里的大理石浴缸了，那花纹，那造型，要不是他手快，我肯定抢在他前头就付款买下，这小子。

地上那白白烂糊般的一滩，该不会就是我吐的吧？真够恶心的了。

——等一下，那些看起来圆圆的，一片片的，呈半融化状态的东西，是药片吗？

该死的，肯定是药片，看我这一嘴酸苦味。方言青他竟然乘我喝多了人发昏给我吃麻药，他胆够大的嘛。

人呢？我挣扎着要起来，他人呢？是不是知道自己死期将至，躲起来了？

陌生男人的手抓得很紧，让我觉得有点痛。他带着我离开了这狭小的浴室，穿过一条走廊，来到一个十分简单的房间。

将我放倒在床上，男人一把抓住我的衣服，开始粗鲁的为我脱衣服。

就不能温柔些吗？要不就换个女的来。我有气无力的哼哼着埋怨几声，任由他将我翻来覆去的。

算了算了，男人被看也不会少块肉。先让我好好睡一晚，明天醒了再处理所有的问题吧。

至于方言青，你小子等着吧！明几个小爷再收拾你。

温暖而又干燥的棉被轻轻将我裹住，让我感觉舒服不少。

“广琏，别再做傻事了。”男人的手温柔的抚摸着我的头，坐在床头。

叫谁啊？谁广琏啊？我不耐的摇晃脑袋。

“这一切都是你的命。别再反抗什么了。他不会理会的。”

男人叹了口气，收回了手。“从你进这家门起，你的命运就注定是这样的了。别再做无谓的傻事了。明天我会再来看你的。罗太太会在门外守着你的，有什么需要可以跟她说。”他起身，又叹了口气，十分无奈的离开了房间。

莫名其妙，我眨眨眼。这谁呢，演哪出啊？





睡吧！明天虽然没有我的手术，可好像还有个重要的预约，有个挺重要的家伙要求助于我。

为了能好好对付明天的金主，今晚是一定得睡一会的。



晚上的梦做得我天翻地覆的。一直梦到一个十分娘娘腔的男人，老是哭个不停，烦死人了。

那男人似乎十分痛苦于自己的现状。

男人怎么能老哭个不停？真让人受不了！这种男人还不如动手术，直接变成女人算了。

他似乎和一个十分高大的男人老是纠缠不清，还有些有的没的乱情节。真够我无聊的。。

最后的画面停留在那狭小的浴室，那娘娘腔将一整瓶的白色药片大把大把的吞了下去，还拿刀割自己的手腕——他竟然还知道温水可以防止血液凝固。自杀，这在电视上多到滥的情节，看得人心烦意乱。

这一觉睡得我疲惫不堪。

我挣扎着醒了过来，勉勉强强的睁开眼睛，伸出手擦开搁在脸上的头发。

突然的，我的手定格在眼前。

“啊——！”一声尖利的惨叫从喉咙里发出，响得令人发怵。

门猛地被打开，冲进来两个人。

我转过头去，愣愣的看着冲进来的一男一女。

我不认识他们。是的，完全的陌生——哦，不，我认识，我知道他们是谁：矮矮胖胖的男人叫劳福，是个司机；而他身边那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许多的中年妇女，就是罗太太。他们是照顾我的人。

不对，他们照顾的不是我，是那个叫广琏的人，那个吃了很多安眠药的娘娘腔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茫然。

管他怎么回事，先把这边两看门狗唬弄出去再说吧。我需要一个人理清思路，想想到底出了什么乱子。

“没事。”我喘了两口气，装出一副淡淡的的样子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出去吧，我没事。”

那两个人互望一眼，显然对我的表现充满疑问，但还是小心翼翼的离开了。见门关上了，我这才缓缓的坐起身，没想到小小的动作竟然累得我满头大



汗。

长呼出一口气,这也是正常的,无论是谁吃了这一整瓶的安眠药,再强迫催吐出来,也会变成我在这废物样。

还有割腕流那么多血,能活着绝对是因为及时发现。

将那双吓我一跳的手摊在面前。这该是我拥有的手吗?当然不是,这是那个娘娘腔的手。

这手该是女人拥有的吧!这么纤细,苍白得毫无血色。

那娘娘腔下手还不够狠,手腕上的刀痕根本没有伤及大血管。要是我出手,保证大罗金仙也救不了。

翻身拉开床边小柜上的抽屉,我胡乱一阵翻动,竟然还让我找到面镜子。赶紧拿到面前,看看自己变成什么样了——

上帝啊!是谁和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?会玩出人命来的!

看着镜子里苍白精致的脸,我头晕到不行。我呢?我到哪里去了?既然在这儿的是广琏,那我在哪儿?我林广宏在哪里?

这难道是梦?难道是我的梦还没醒?

我幼稚的伸出手猛拉脸颊。既然是别人的脸,我应该不会觉得疼痛。

直到我疼得眼泪直掉,双颊通红,也不想相信一切都是现实,是真的。

这不可能……我怎么会变成这样?我该怎么办?既然我在广琏的身体里,那他在哪里?我的身体里吗?我们对调了吗?

我的身体在哪里?为什么我们会对调?发生了什么?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?

冷静下来,林广宏。我对自己说,而后闭上眼睛,仔细的回想。

每个环节都很正常。我在下班后和方言青他们一帮人彻夜鬼混,去的也是平时常去的几个 PUB。

然后我因为喝多了,所以就没自己开车,而是和住同一栋的方言青一起回去的,开车的是他。

很好,所有的记忆到这儿就全断了,接下来就是浴室里不堪回忆的呕吐,然后是睡觉,做了一晚上的梦,直到现在醒过来。

怎么会这样?出了什么错?

是不是我过年忘了拜拜?还是我做了什么恶?上天竟然这么耍着我玩。

一番伸手踢腿,很利落,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。我从来没想到,人的思维和记忆竟然也能像移植器官一样,从一个人搬到另一个人身上,似乎还没有排斥现象。

好吧,事实已经如此,不接受也只能接受了。问题是:现在我该怎么办?

没有亲身经历过,估计没有人会相信我不是广琏,而是林广宏;换成以前的





我也会哈哈大笑，死不相信。

我当然也不会傻到去告诉别人这件事，估计听到的人不是把我当成自杀后遗症，就是当我开玩笑。

门口那两个大概不光是来照顾广琏，同时也是那个陌生男人派来监视他的。

看来目前我的行动是受到限制的。

这广琏是怎么回事？从梦里的情况来看，他似乎是个……怎么说呢，是从小就被某个人养着的男人。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里，全是他和一个高大男人的……那种镜头。他的存在和女人的作用差不多。

真是令人郁闷的人生，可惜的是我现在就在他这个悲惨的人生里。

他看来过的不怎么样，被那男人丢弃在这个近乎简陋的地方。被厌倦了吗？可能吧。

玩具一样的存在是不长久的，美色这种东西，是天下保质期最短的昂贵物品，一旦过期就变成了废物。

我要继续这个令人郁闷的人生吗？

当然不。我是林广宏，不是他，我必须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。我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，我的存在是必须的，是不可替代的。没有了我，有很多人的人生会惨淡，会失望，会消失。

因为我是个非常出色的，几乎没有人可以超越的外科医生，尤其精通心脏手术。这么骄傲的人生才是我林广宏该有的，不是这可怜的男宠人身。

我必须回去。

今天那场重要预约看来是不能履行了。算了，死一两个人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我再厉害也不可能救天下所有的人。虽然从病人的资料上来看，那家伙的上一位医生为他的心脏做的血管再造已经不堪负荷，任何过度激动或者运动都将不可避免的刺激那条脆弱的血管，到那时候，它会爆炸，而那家伙的命也会终结。没有任何医生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打开胸腔给那条血管结扎，等到他们打开胸腔时，那里面一定涨满了那原本该流动在心脏里的血液，强大的压力还会使血从切开的口子喷溅出来，也许还会将医生喷得满头满脸，病患也将因失血过度而痛苦的死去。

真是有够血腥的场面——还满符合我的口味。

虽然赶不上替病人动手术了，但也许加把劲还能赶上替他开这一刀，让那血喷我一头一脸的，一定是很疯狂的场面。

唉，先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再想那美妙的场面吧。

我无奈的叹了口气，紧紧的皱起眉头。





将手摊在面前仔细的看，眉头微微一皱，指甲似乎还有些毛。

于是我拿起指甲挫小心翼翼的搓着。

外科医生的手和艺术家的手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是靠手吃饭的，手的保养尤其重要。这广琏留着妖里妖气的长指甲，实在是够恶心的。人家拿他当女人使，他还真拿自己当女人了。

将剪到与手指头一样平的指甲仔细的搓圆搓光，这才满意的放下指甲挫。

昨天那陌生男人说明天来看我，当然，他看的是广琏，不是我林广宏。

这是个很难得的清静上午，照平常的日程安排，我应该在巡房。一想起医院里那些要身材有身材，要脸蛋有脸蛋的漂亮护士，我的身体就不由得发紧。像我这种钻石级的王老五，在花花草草里简直就是如鱼得水，每天的日子不晓得多滋润。

算了，目前的形势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那男人到底来是不来？让我待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，不把我憋死才怪！

正想着，说曹操曹操就到了。门轻轻一声响动，进来的正是昨晚那个男人。

我老实不客气的转过头去盯着他看，放肆的目光让他眼里闪过一丝错愕。

这家伙个头挺高的，估计在一米八以上。平常我不计较，好歹我林广宏也是一米八一族的；可如今这广琏的身体，顶多也才一米七，就实在让人心烦了。

一身正经到让人乏味的黑色西服，难道他从昨晚就没换件衣服？

皱着眉头收回自己放肆的目光，我将注意力重新投入到指甲上。

将脸上的错愕收拾干净，男人将房间门关上，缓缓走了过来。

“手上的伤，不要紧了吗？”他开口问道，声音里难掩关怀之情。

可惜关怀的对象错了。

“这点小伤口，死不了人。”我随意的甩甩手。

“别这么说，如果不是罗太太发现及时，搞不好你已经死了。”男人拉过一边的椅子坐了下来。

这倒是，那一瓶安眠药可够要人命的。我收起手指，不以为然的挑挑眉。

“以后别做傻事了，这样做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不可能引起郭先生注意的。”

郭先生？哪个郭先生？在梦里和广琏纠缠的男人？

“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？这小地方让我闷的慌。”我问他。

“目前不可以。”他低下眼皮，脸色微沉。

“为什么？怕我再去死？别开玩笑！死过一次的人是不大会再去死一次的，



这滋味可不好受。”再说了，如果我想让这广珺再死一次，也绝对不可能靠这禁闭就能阻止的。我在心里想着。

男人沉默了起来，一双眼睛盯着我看，满眼的疑惑和不解，觉得我似乎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

这是当然，我本来就是他不认识的人。他要想认识我，得先把自己折腾个半死，再送我这儿来医才行。

“广珺，郭先生让我来接你。”男人的眼帘微微垂了垂。

嗯？这突然的转折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。

“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能回到那个人的身边去了。别再想些无聊的事，好好伺候郭先生，别再惹他生气了，不然他会把你送到别的地方去的。郭先生对惹到他的人，一向毫不留情。”

“这是不是表示，我可以离开这房间了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。”男人似乎不大习惯我。

这自然，我也不习惯他呢。

——等一下！伺候那姓郭的？不妙，这不是要我林广宏给人当女人使吗？这绝对不行。长这么大，向来是我上人，哪里容得上人上我。

“收拾一下就跟我走吧。”男人站起身。

走还是不走？当然只有走了，留这儿也不是个办法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虽然顶着这娘娘腔的身体，可骨子里还是百分之百的林广宏。到时候，还指不定谁上谁呢。

去，我怎么想起这有的没的？我只上女人；男人？还是省点力气。这儿的一切全是广珺的，不是我的。我没什么好收拾的，人去就成。

我站起身，拉开门自顾自的走了出去。



主屋里的人三三两两的，两个女仆仔细的擦拭着家具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指挥着他们。

这地方对我来说陌生又熟悉。其实正确的说是陌生，但广珺的记忆就像是本说明书，我的眼睛看到哪儿，他就跑出来给我说明。

烦人的娘娘腔，我将他的记忆忽略掉。

看到我们来，男管家微微侧了侧身，那两个女仆也停下手中的活，微微的弯

腰。

“潮海少爷。”他恭恭敬敬的招呼着我身边的男人，对我却毫不理睬。



我是没感觉。反正广琏这种孺童一样的存在,换成我,也是不会理睬的。

“大少爷在书房等您。”管家说。

“嗯,我马上去。”郭潮海点了点头,迳自走开了。

那我怎么办?算了,跟着他再说。

我立马跟了上去。

“广琏,你跟我来。”管家平淡的叫住我,客套中难掩不屑。

这我该跟谁呢?嗯,人在矮檐下,不得不低头,我还是听话点,毕竟这不是自己的地盘。

于是,我听话的转过身,跟在他身后。



我被分配到的第一项工作,是将药片和开水送到书房去,给那个拿广琏当女人使的姓郭的家伙。

这还真是种不同于往常的体验。扮演着另外一个人,真有些刺激。

我竟然有些感兴趣起来。

要换成平常的我,这么傻傻的端着托盘等在门外简直就是个奇迹,不是我这么干的人傻了,就是我傻了。

我被人嘱咐现在不能进书房去。在郭潮海没有出来之前,我得乖乖在门口做木头人。唉,重要人物的重要会面,岂是我这小人物的打搅的?

等就等呢,还怕了他不成。

无聊的低下头,看着这一身的服饰。那管家让我穿着佣人服,还围着深蓝色的围裙。要不是我对这个游戏有了兴趣,照我的个性,谁想让我穿这么可笑的衣服,非打断那家伙的牙齿不可。

其实,男人系围裙也没什么,方言青在做菜的时候也系围裙。但我是个信奉“君子远庖厨”的家伙,个性和气质也与围裙格格不入,就实在是对它没好感了。不过,广琏这娘娘腔倒是挺合适的。

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,书房的门突然打开了,郭潮海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我被突然出现的他吓得不轻,手上的托盘差点就朝他头上扔过去。

一脸目瞪口呆的我想必看起来傻透了。他也在看我。

“进去吧,办事小心些。”郭潮海的眼睛闪了闪,垂下眼帘匆匆离去。

小心些?里面难不成是杀人狂魔?哦,是该小心些,里面是个玩男人的变态,而我不巧正是他的玩具。

我干笑几声撇撇嘴,打开书房门走了进去。





书房里的光线很充足，一整片的落地玻璃窗，绝对好的采光。

那姓郭的背对我坐在皮椅里。我走上前去，将托盘放在书桌上。

那男人突然就这么转过身来。条件反射，我也抬起头看着他。

好，好苍白的脸！还泛着紫气……这家伙看起来病得不轻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他差不多该死了。

啊，我明白了！难怪刚才就觉得托盘上的药挺眼熟，那本来就是我最常开给别人的药嘛！全是些抑制情绪激动，降低血液浓度，减轻心脏负担的药。

这家伙该不是有很重的心脏病吧？我看他绝对活不久。瞧这一脸的紫气，严重的供血困难。

唉，可怜。要是平常的话，我林广宏还能给他看看能不能治；如今我附在别人的身体里，身不由己啊。

“看起来很奇怪吗？”男人突然开口说话，一双锐利的眼睛刺在我脸上。

我急忙低头垂首，扮绵羊。

老实说这眼神对我没用，我又不是他的那个李童，装绵羊是给他面子。看到他现在这样，连那最后一点担心也离我远去了。这家伙病得只剩一口气了。像他这种情况，多走些路都能要他命，是绝对没办法上我的。

他的眼神还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的。

他看我，我看什么？只能看这房间。

一书桌的文件直让我皱眉。他也太会折腾自己了吧！我要是他主治医生，立马就烧了这些文件，看他是要命还是要文件。

哎，想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？一句话：他少爷要是能撑到我回到自己的身体，算他运气，拿钱来，我给他一条小命；要是很不幸撑不到，那也只能算他倒霉了。

“广珺。”他大少爷突然又开口了：“把手给我。”

我不解的看他一眼。看他目前这副模样也没法咬我一口，就给了他吧。

我伸出手腕递到他面前。他苍白瘦长的手轻轻抓住我的手腕，将它反过来，那条割腕的疤痕呈现在他眼前。

这伤口浅的可以。广珺是个寿种，死都死得不痛快。倒是他抓着我的手，指甲上那么重的紫气。

“哼。”男人冷冷的轻笑，用手指抚摸着那条伤痕。

“你以为用这种把戏能引起我的注意吗？广珺，你在我身边多久了，难道还



不了解我吗?记住你自己的身份,别做些让我不耐烦的事。

你是郭家从小买来的东西,要怎么处理,是我的事情,你没有权利处理你自己的任何事情,明白吗?即使是死,也要我说了算。”男人抬起头,冷冷的看着我。

这家伙的嘴够毒的。这算什么,人口买卖?想不到阳光下竟然还有这种事。

我抿着嘴一言不发,低垂着的眼睛不去看那姓郭的,只是盯着书桌上的文件。

“明白了吗?广琏,不要让我提醒你第二遍,我想你并不想知道广琏去了哪里。”男人冷冷的声音刺进我的耳朵里。

我才没兴趣知道你们家的事。不过,好汉不吃眼前亏。

“明白了。”我不咸不淡的回了一声。

他似乎不怎么满意我的表现,但也没再为难我,只是那锐利的眼神依然紧紧的盯着我。

这像是要看到我骨头里的锋利眼神让我浑身不自在。低着头使劲瞪书桌上的文件,正巧看到摊开的卷宗上一个大大的签名。

那是个挺正规的签名,不像我,随便扭几下就当成是自己的签名,大半时候像鬼画符。

由于写得比较工整,所以我一眼就看出了那几个字:

郭潮龙。

这名字叫着怎么这么熟悉呢?

哎呀,我想起来了!他是飞龙集团的现任龙头老大,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郭氏的现任当家。更让我觉得可笑的是,他就是那个该在今天和我会面的可怜病人。

真惨,瞧他摊上了什么倒霉事哦。





第二章

这日子还真是比电视里演的，小说里编的还出人意料，离奇古怪。我竟然还能在这种稀奇古怪的情况下看到自己的病人。唉，这老天爷算是看得起我林广宏的了。

见我绵羊似的半晌不吭声，郭潮龙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，苍白的脸色看起来活像个吸血鬼，隐隐透出的紫气却又使他看起来像个怨鬼。

他的紫甘现象十分严重，以致一张帅脸恐怖得像是三流鬼片男主角。

我是很抱同情心的，医者父母心嘛！可是你看，我也是身不由己的。救人先救己。

“广琰。为什么要死？”他突然开口问我。

我沉默不语。我怎么知道这广琰为什么要寻死觅活的？我又不是他。

“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”他缓缓的说。

嗯，那是当然，你快死了当然就觉得生命重要啦。

“要是生命可以像输血一样从一个个体转到另一个个体的话，我就把你的命抽干了输到我身体里，反正你是不想活了。”他呼呼的笑了几声，由于缺氧，没笑几声就咳个不停，整张脸涨成紫红色，别提多难看了。

我忙拿起一旁的药递给他。不是我有好多心，实在是这家伙也太不识好歹了，他以为他自己什么身体？还敢笑得那么起劲。要就这么一口气憋死了，还不是我受罪。

他喘了几口气，接过药塞进嘴里。

这些扩张血管减低心率的药物根本就救不了他的命。

我叹了口气。我说了：“外科医生和艺术家差不多，对待生命，我们也是多愁



善感的，只是平时不表露出来而已。”

“这些药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，我只能等死。”郭潮龙喝了口水，将整个身体靠在椅子上。他说这话时平静得不像话，锐利的眼睛毫不松懈的看着我。

沉默了一下。“也不是没用，只是效果微乎其微。”我撇撇嘴。

其实他的情况也不能说很严重，只是他自己太小心翼翼了。这世界上优秀的外科医生多得很，没有我林广宏，多得是其他人可以为他动手术，怎么说得像是非我不行似的。我林广宏也就是技术好点，成功率高点罢了，最出名的也就是动作很快，手术时间很短而已——虽然这是提高存活率和减少并发症的关键所在，可我也没觉得怎么着。

当然，你可以说我是有了就不觉得好，得意。可我始终觉得，外科这行，和艺术家是一样的，有些东西，天份很重要。我就是天份比别人强些。

门外响起了两声清脆的敲门声。不管是谁，来得好。瞧这书房里闷的，对着这么个锐利得过分，即使快死了也让人觉得压迫的家伙，可一点也不好受。我可没兴趣和他讨论生命和健康。

门把轻轻的转动，原来是郭潮海来了。郭潮龙朝他点点头。

将门开得更大些，郭潮海带着一个高瘦的男人走了进来。

既然大人物要会谈，那我可以告退了？我用眼角瞟了郭潮龙一眼，他只是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并未示意我离开。

什么啊，还要我站在这充当木头人？皱着眉头，心不甘情不愿的转过头去，眼角的余光就这么落在郭潮海带来的高瘦男人身上。

“大哥，这位就是谭新伍医生。”郭潮海恭敬的说。

郭潮龙朝那男人点点头，伸手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。

那圆圆的无框眼镜，卷曲的黑发，薄得像刀一般的双唇，我对这家伙一直没好感。

谭新伍是高我一届的学长，当年也是校园叱咤风云的人物，没毕业就已经被校附属医院心血管科内定了。

不过，他的神话到我出现就终结了。没办法，谁让我林广宏风头太健。

谭新伍的到来，倒为我这几乎可以算是禁闭的罚站带来小小乐趣。这么看来，郭潮龙今天没见我，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找上了谭新伍。

我发生了什么事？看来情况不怎么妙。将心中的疑惑暂时压下，我提起精神来偷听他们的谈话。从谭新伍的口气里我听得出来，他对这次的会面并不怎么乐意。

也对，他一向自负，知道自己不过是我的后补，当然是不乐意的，更何况我们还是多年的老对手。